



剪刀架山,剪来茶花引凤凰

□雷扬梅

剪刀架山架剪刀,一剪石头开花生荒凉,一剪春风引凤凰。

剪刀架山位于云阳县沙沱镇复坝村。这座形似剪刀的山峰,千百年来一直静静守护着这片辽阔的土地。

—1—

初夏时节,我们相约来到剪刀架山。山似一座聚宝盆。车子盘旋向上,临近中午时分,才到达剪刀山腹地牛儿坪。车刚停下,我们迫不及待地打开车门,阳光像瀑布一样倾泻而下,整个山峦沐浴在金色之中。放眼望去,远处的植被高高低低,在阳光的抚慰下绿得逼人眼,近处的野花黄的更黄、粉的更粉、紫的更紫,大黄蜂在花间飞舞。我轻轻蹲下身子,举起手机,捕捉它们在花间飞舞的翩翩姿态。一声声鸟鸣由远而近,像一颗颗珍珠滴落在万千草间,又急急地落进土里。天地无弦也有清音,在山林间回荡,悠长、辽远。几个姑娘叽叽喳喳,分头跑开,比赛扯野菜,大脚板、鱼腥草、蒲公英……都收入囊中,将成为她们的盘中餐。

茶树一垄垄、一行行,举着黄金的叶片,和阳光互相交融,是这座山最明亮的风景。采茶的大姐们弯腰低头,细细地采下一芽芽嫩蕊,轻轻放入竹篮中,生怕一个不小心毁了叶片的容颜。我们也不由自主地加入其中,交谈得知,她们早已在茶园里忙碌多时。她们腰间系着竹篓,手指在茶树间翻飞,像在弹奏一首无声的旋律。王大姐告诉我,采茶要“两叶一芯”,手法要轻,力度要匀。“这活儿看着简单,其实门道多着呢。”她边说边示范。

我学着她们的样子,轻轻掐下一芽两叶。茶叶在指尖散发出淡淡的清香,那是阳光、雨露和山雾共同酝酿的味道。同行的彭老师捡起一片茶叶仔细观察:“你看这叶脉,还有这绒毛,这是

典型的黄金芽的特征,富含氨基酸。”

“妹子,你尝一下。”王大姐递来刚采的茶芽。我放入口中细细咀嚼,先是微微的苦涩,继而化作甘甜,最后在喉间留下悠长的回味。这让我想起陆羽在《茶经》中所言:“茶之为饮,发乎神明之源。”金色的嫩芽借阳光的照拂,在两指间波光流转,新茶与人互相消遣,得山川风物真趣,真是人生一乐事。

—2—

当地人说,三千亩茶山,曾是一片荒凉。

我们一行人下山,走进雅致清幽的茶室。茶室的周老板,50岁左右,敦厚朴实。这个年过半百的汉子,脸上刻着风吹日晒的痕迹,眼神依然明亮如少年。他沏茶的动作很慢,烫杯、投茶、注水,每个环节都是一场仪式。

待坐下后,周老板侃起了大山。他从小就生活在复坝村。剪刀架山海拔1600米左右,常年云雾缭绕,山中多白沙土、多乱石,复坝村的村民们每天起早贪黑,在山中的石缝间种植苞谷、洋芋。山上除了野花,开得最多的就是石花,洋芋花、苞谷花则是散在石缝中的珍品。洋芋煮苞谷面是他们的主食,他小时候端起碗就发愁,顿顿洋芋加苞谷、苞谷加洋芋,吃得头昏眼花想呕吐。可就是这样的食物,也是大人们从嘴里省下来让给孩子的。

穷则思变,后来乡亲们一起努力,把荒山变成了茶山。

—3—

现代人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,主要休闲方式也从喝酒打牌变成了“围炉煮茶”。闲暇之余,邀上三五好友,沏上一杯茶,所有的烦恼都会抛到脑后。随之而来的茶吧、茶室也多

了起来。茶早已进入寻常百姓家。周老板瞅准时机,利用本地的茶资源,开了这间茶室,迎来送往喜欢喝茶的人。

“这茶叶醇香清冽,有奶香味儿。”同行的张老师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说。

“剪刀架山上的茶,肯定香嘛,海拔1600米的高山,土质富含丰富的矿物质元素,山上的地下水系又发达,山泉甘冽。茶园卧居莽莽苍苍的大山,茶树吸收着天地精华,具有独特的香气和味道。”周老板自豪地回应道。

太阳从窗外斜斜地射过来,周老板起身,又为我们泡上一杯新茶。朋友们就着一杯茶,天南地北地聊起来:“茶最先是作药用的,到了秦代,茶业才兴起,汉代饮茶风盛行,茶叶就完成了从药用到饮用的转变。”

“唐代陆羽的《茶经》确立了饮茶的哲学体系,将儒释道思想融入茶道,茶叶由此成为社会经济支柱产业。”

“嗯,是的,到了宋代,经济空前繁荣,就出现了各种喝茶方法,还衍生出茶百戏艺术,宋代理学家朱熹在茶学中注入儒家‘中庸之德’,茶叶在皇室的推动下形成了专业品茶群体。”

“明清时期,朱元璋推动六大茶类分化,炒青技术日趋成熟,冲泡法也成了主流。茶叶经过丝绸之路,成为欧洲上层人士的饮用佳品,茶文化也迅速全球化。现代技术融合袋泡茶、茶饮料等新形态,2020年通过非遗展览,文创产品实现传统与科技融合,茶成为了新型传统产业。”

自古文人雅士品茶悟道,以茶会友,都是一种说不出

来的妙趣。唐朝诗人卢仝收到朋友新茶,便有了《七碗茶诗》:“……六碗通仙灵。七碗吃不得也,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。”人仿佛从茶水中脱胎换骨了一般,飘飘欲仙。苏轼煎茶,要用流动的活水和旺盛的炭火来烹煮。品茶的过程,静的是心,悟的是人生,涤的是灵魂。

—4—

一群人品茶论茶,从远古谈到现代,从文人雅趣、赋诗作画谈到茶的禅意。

阳光打在一盏茶上,我们又续上新茶,黄中透白的茶叶在沸水中上下翻滚,轻轻舒展,像一朵朵盛开的茶花。

太阳落下山头,到了告别的时候。临别时,好客的周老板硬要塞给我们每人两包新茶,接过茶叶一看,只见包装上的图案正是剪刀架山复坝村的简笔画轮廓。周老板说:“这图案意味着剪去过去石花生的荒凉,剪来今天茶花引来凤凰,也剪来我们今天的悠闲品茶好时光。”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

心念流香

□王永威

晨光初透纱帘时,我总想起北宋文人案头的青瓷盏。那些被历史摩挲过的釉面,正如此刻斜照里浮动的微尘,光影与釉面的暗痕若隐若现。心念原是造物主遗落人间的沉香木,在时光的煅烧中升腾起超越时空的芬芳。

周末晨起总在鸟鸣之后。半醒时分,感受着阳光攀上额头的轨迹,恍若幼时母亲刺绣的针在绸缎上游走。布谷的啼鸣穿透晨雾,恰似苏轼笔下“林断山明”的墨痕,将混沌的黎明晕染成渐次清晰的工笔画。这股清欢最宜仰卧静观,看光斑在素墙上勾勒的二十四节气,听风铃与晨露私语的平仄韵律。所谓心念流香,原是万物初醒时,天地赠予赤子的启蒙诗。

茶室氤氲的水雾里,幻化着陆羽《茶经》的半部残卷。看蜷曲的叶片在滚水中舒展,恍若目睹敦煌壁画里的飞天。茶烟袅娜处,武夷山的岩骨花香、西湖龙井的春水柔波、云南古树的沧桑年轮、开州周都红的赤韵天成,都在青瓷盏中完成时空折叠。这棕黄色的琼浆,原是神农尝百草时遗落的密码,教人在苦涩回甘中读懂:人生如茶,需经三沸三沉,方得真味。当茶汤漫过舌苔的刹那,忽然懂得为何高僧总说“吃茶去”,原来禅机不在别处,正在这杯盏起落间。

乡间小径的泥土黏着《诗经》的韵脚。车前草的露珠折射着《豳风》的晨光,蒲公英的绒毛飘散成《小雅》的平仄。看乡亲俯身插秧的剪影,恰似米勒《拾穗者》的东方写意。他们布满沟壑的手掌,终年以最质朴的笔触书写大地史诗。当稻穗低垂如谦逊的哲人,方知所谓丰收,原是虔诚者对土地真挚的敬意。那些被烈日镀金的汗珠,终将在秋阳里结晶成琉璃色。

溪畔独坐时,常觉庄周化蝶并非寓言。游鱼曳尾划出的涟漪,原是庄子《逍遥游》未完的注解;水龟点出的同心圆,恰似庄子《秋水》篇中荡漾的哲思。掬一捧清流,掌纹间便淌过唐次治理开州的智慧、杜易简被贬的悲怆、韦处厚盛山堂的月光。汉丰湖亘古奔流的水脉,原是文明最初的脐带。当倒影中掠过白鹭的翅影,忽然明白了:上善若水,水善利万物而不争。

暮色漫过山林时,年轮便成了最沧桑的史册。抚触黄葛树皴裂的肌肤,指腹便沾满《山海经》的墨香。那些被雷火篆刻的瘢痕,是女娲补天时遗落的五色石;枝丫间穿梭的流萤,

恰似《搜神记》里出走的精魄。在这活着的典籍馆中,每片落叶都似褪色的竹简,记录着候鸟迁徙的密码、种子破土的誓言。当夏蝉吟诵年复一年的绝句,始知所谓永恒,不过是草木荣枯的循环往复。

星空下的沉思,总伴随着张衡浑天仪的转动。银河倾泻的微光里,商星与参星仍在演绎古老的错过,牛郎织女的鹊桥化作现代航天器的轨迹。那些穿越光年而来的闪烁,许是李白醉写过的金樽清酒,抑或是梵高涂抹的旋转星空。当北斗的勺柄指向人间灯火,豁然彻悟:我们既是宇宙的尘埃,亦是能观星河的精灵。这种悖论式的存在,正是心念最动人的光芒。

归途总在月移花影时。看万家灯火次第绽放,恰似散落人间的星子。电梯间飘来的饭菜香,阳台晾晒的碎花裙,楼道里孩童背诵“一去二三里”的稚语……这些现代生活的碎片,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心念流香?我们依然能在咖啡的苦中品出陆羽的茶韵,在霓虹的绚烂里看见辛弃疾的元夕,在键盘敲击声中听见活字印刷的古老心跳。

在这个被AI纠缠的时代,心念流香化作数字洪流中的清溪。它可能是朋友圈里分享的晚霞九宫格,是直播间中传承的非遗技艺,抑或是深夜文档里跳动的诗意代码。当我们以“0”与“1”编织新的《诗经》,用光纤传输《兰亭序》的气韵,便知文明从未断流,只是换了载体继续沉香。

夜色渐浓时,我听见王维在辋川别业抚琴,琴弦却连着城市的霓虹。千年心香穿越时空的迷雾,依然在水泥森林里绽放出新的花枝。原来真正的永恒,不在于固守某种形式,而在于能否让古老的精神在现代的土壤里生长出适应时代的年轻。

(作者单位:重庆市开州博物馆)

